範家集畧

下

□ 9
3492
2 止

門口
號 3492
卷 2

錫山秦　坊表行輯
同邑鄒其鑣君可秦　鍥小垣泰訂

說範
諸家彙鈔
司馬溫公　胡安定　陸放翁
朱文公　陸文安　方正學
邢禹都　薛文清　王文成
敖東谷　沈文端　祝氏

胡師蘋　趙忠毅
張太史　李文節　鄭越渠
羣書彙鈔　許稚則　陳幾亭
讀書鏡　長者言　岩棲幽事
規家日益　教家類纂　厚生訓纂
省躬長語　保合編　小牕清紀
教家要畧　衡門録　醒世録
醒世良言　草木子　景行録
自警編　勸學文　汞子秘訣
餘冬序録　龍舒子　鶴峯雜著
省心銓要　太玄堂録　農田餘話
拯壯録　昨非菴三刻　宋賢事彙
時見録　嘉言便録　感應編
青箱雜記　道廣録
韻語附
沈休文冠子箴　劉彭城與弟虞　魏伯起枕中篇
白香山平婚詩　又悲哉行　聶坦之詠田家
范平章曉從子　黄文節誡子弟　張蘭肅有感作

彭東崖童訓

姪年錫甲先校

說目二

說範小序

士大夫家子弟自六七歲授書至十五六率皆握管成文矣此十年提命一生根柢也惟先入之言為主十年而熟聞道德之說後雖有孔孟之道德亦不能入矣此表行先生尤諄諄於說範也父兄之訓子弟之率惟在朝夕之浸灌滋潤而已予輿氏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茲說範之謂歟

冷溪成梁識

諸家彙鈔

司馬溫公家訓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不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今貧或昔貴今賤遂至負信棄約連年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方定議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擧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著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懸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

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仁者猶見而堪之耶先王制禮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毀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

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葵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

人謹用塋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
辦而行壙成而塋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
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塋必以時欲知塋具之不必
厚視吾祖塋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温公家範曰蜀太子賓客李畨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
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
則致其嚴矣　頃見一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
甚富而最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
封之晝則佩鑰于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絶子孫竊

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竊求鑰不得憤怒
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雖其處女亦蒙首
執牒自訐於公庭以爭嫁貲為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
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之資固人所不
能無然弗求多餘多餘鮮不為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
豈粗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
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
漢世諺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
而其衣斗粟可舂而其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

其弟也 温公止

胡安定瑗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
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陸放翁游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
不當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
人閭弱不明為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失而後悔之固
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凶
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
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哲真達識也

朱文公家居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
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
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
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陸象山九淵曰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
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
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衰樂情致
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

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誶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鷄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方正學孝孺曰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脩身為次以樹藝牧畜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邢侗都宥曰祭禱一事謂里無良醫市無善藥不忍坐視勤于祭禱以紓愛敬則可若謂鬼神能生死人則萬無此理

薛文清瑄曰脩德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萬端而祈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祗見其不知命也又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乎此往往於徑窄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不有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

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男女之情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適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文清止
王文成諭俗編曰婚禮或以擇婦宜重於擇婿余以大戴禮考之其畧曰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〻有行義者則子孫蔥愛孝悌不敢淫暴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豹生而有貪戾之心無養乳虎將害天下是則婦與婿之性行俱不可以不擇也故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婦與婿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止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婿苟不肖今雖

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而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孔子曰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此可為擇婿之法矣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財產日夜營〻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歿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仇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産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子孫亦蒙其庇乎 文成止

敦東谷 英 曰嘗觀荐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情真也富貴之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龍江沈氏祠堂生忌單引曰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而鄉俗則更為酒食以伸其哀慕而薦之丘壟或即於廟祏此喪之之道也今之人類有行之者亦僅之及考妣而已而自祖以上則畧之嗟夫由祖父逮吾高曾而至吾僅可知之祖雖世代有疎密而一脈之相屬與罔極深恩無二也柰何于父母則知忌而自祖以上頓不能以一杯濁丘壤耶亦何忍疏別若是矣人情於其所親暱為酒食相徵逐歲不知凡幾其諠事淫祠與非其鬼之祭又不知凡幾然不以憚煩也忌之祭歲僅一舉顧在可已乎且其為酒食相徵逐與非所當祭常不免奔走之勞不可窮之費忌之祭

歲僅一舉豆觴魚菽耳孝子慈孫寧斬此一享之費而
使吾宗祊一氣有若敖餒而之嘆乎吾知其必不然誠
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不可知則雖有其心
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為吾
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踊之日者而其子若孫反以行樂
如路人然各悲各笑了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誤也非
有意惜此一享也予先是宗譜未脩知不免於斯誤乃
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為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
子姓勿忘而申著其義若此其更有一二難考者吾今

猶脈ㇾ繫念矣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
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
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讀書向北窓下披風
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
或劬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胡師蘁曰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產之小利溺婦女
之私愛爾不知財產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相聚終

不如我兄弟至親如後漢薛包隋牛弘彼二人者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也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為根為幹為枝為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

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矣　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為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之事小便含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辯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到十分不肯退步容忍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翻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

亦處事者之法　婚姻乃風緣一定自不可改所遇貧富賢愚不一當隨分安之或嫌貧悔盟或恃強奪娶均於天理人情未安倘事質於官狥情曲斷是所成供案即為彼代作離書也最損陰隲必遭冥譴不可不戒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即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　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樽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為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托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所宜深省　師蘊止

趙忠毅　南星　曰世道衰微士大夫恒不知有理義其所以教子弟者皆飽暖之計往往讀書為文章乃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亦可憐也而女子為甚凡民無論已生於士大夫之家素不聞理義而所適者又俗人華衣溽

食或乘魚軒被象服得意愈甚容貌愈妍愈為不幸何
則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醜不稱之極也夫生而為丈
夫者不聞理義於父兄或聞之師友女子則無從而聞
之如蜣螂出於糞丸不知有蘇合之香豈不甚可憐哉
李文節 廷機 燕居録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
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
薄惡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窀窆於
生前而榮華于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
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柰何直
待其子孫方與覆篑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
外侮非矣 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
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
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
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陞翁源余為索文
憑於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
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吾
家做了子叔疑為政不用使子弟為卿季孫異之況為
政而用者乎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潟

善地不愠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儆夫馬辛苦淡薄至於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矣

鄭越渠發源令曰劇戲靡錢猶小節也最可惡者壞人心術其初本以感人易入寓有勸懲之意而今則淫辭媚舞導欲增悲艷色巧粧喪心奪目則亦何益而用此輩耶

張太史鼐曰吾家郤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餙之箴曰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惜名也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驁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東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捐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者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者韞而細

許稚則 令典 曰父黨無容毋黨亦然外甥東甥父稱愚甥則文稱子甥則不順惟稱一甥字為當子於父只稱男親姪於親伯叔只稱姪親弟於親兄只稱弟或加行於上而已天下有愚男小男乎則愚甥小侄之非明矣惟妻黨稍輕婿於外舅稱愚甥亦可

陳幾亭 龍正 遵先錄序曰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然其進說於唐高宗也以忍忍有拂於中堅含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為至和之道自然為至百拂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自操

此道耶使舉家之人意時之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發一世猶難況九乎故公藝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強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析而自和先公少窒乏及仕宦更以祖存五夫之田悉讓弟令遺田數頃皆三十年俸餘及家慈荊布黍粟銖累之者先公身以讓教垂歿微言曰沒兄弟自以讓分既葬遵先志請母命而析之族人外戚翕無間言顧獨不得以甘毳一日頓先公而空潔醴粢永薦於几靈悠悠蒼天痛何云哉痛何云哉柳閒訓其子婦曰兄弟之生蔑弗和者婦人入門異姓相聚漸

啓垂爭其說甚嚴而青何疎矣男子而惑婦人豈盡婦人罪或秦越而吹壎篪異姓也乎哉且夫迹交則易激情真則難閙交遊且然況同氣乎過則和以誼規平居則如一人拊其安閙忍其安用姑拊而姑忍之是含慍而迹交也於是婦人浸激以私而垂成故主於忍則婦人能敗之主於和則婦人將化之開之言母之所以誡女也若父以教子翁以責媳其謂夫綱何樂同居者上哲也果於自私者庸衆也慕義名而不適忍之謂也哲夫千一爲哲婦萬一爲知忍不如和強勉不如自然則知析不必不賢於合我子孫克世守先公之教即曰昔之義門以忍合令之義門以讓分可哉 已上文錄

學言曰魏玄成耻君不為堯舜堯舜何以為之於人倫爾其于巢刺妃事豈所謂徐之紓兄者哉他雖事之臣救然大惡已成而歷世女禍植其根矣 孩提有習心爲其愛乳母也甚於愛其母乳母視之疎每縱其欲母親之飲食動起必事之抑之孩提亦喜順而厭拂也好佞之習中人綦矣然孩提終不遠母及其長也而遠法家拂士習日深則性日迷 女子以順爲正丈夫

以審於所從為正女子以殉節為至丈夫以見幾而作
為至已上知大
鄧禹子二十人皆教以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畧也哲哉
天下漸平奇偉倜儻無用傳以孝謹足使牧民佐治而
保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畧使子孫餘聞而慕效則日
思見奇ㇾ無所見或詭而為逆房遺愛之覆宗亦玄齡
之素訓未如禹與已上智聖
儉以自奉不以事所尊自奉雖極菲惡也猶以為宜朝
祭則事君與鬼神也故盛服非以餘身敬其所接也晏

子豚肩濯冠知儉身則忘君親矣已上論世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餘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
之不能則學以充之君子有二惡嫉人所能惡也形人
所不能惡也能則若已有之不能則舍之　樂周人者
自奉必薄奢於身者惠不及其親已上警覺學言止
外書養生所主曰養生以飲食為主飲食以水穀為主
水以潔為主穀以精為主其他酒穀以淡薄為主愈醲
郁愈肥甘損多益少朔望舉家宜食齋素使腸胃中隔
半月則清虛一番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葷夜則清

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沖淡去肥醲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或素粥或藥糕如此長守可以少病若恃服食藥餌雖至平和之味久服必偏嗜粘一聯於內室云長淡其奉以厚吾生病軀宜守此又為養病唫曰潔於水精於穀淡於酒薄於肉可清氣可釋慾可寧神可養福逸其心閒其目省其口時其足撫鳴松對脩竹舒布幃棲木屋徵納凉多乘燠衆易供安吾獨嘻富貴真浮雲眠中悟無欲曠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健来春煖或清秋且悅名山看樵牧 倣生帖

書從子似木扇曰體察於人倫覺得意氣不除親疎皆扞格私心或存語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太虛為體之人懸想乎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動好勝一事到手思占便宜久之惟務責物全忘反躬形骸嗜慾盤擾而為之主終成一極多渣滓之人大抵真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掛名求道心與事分開兩截 家載

齊家○家人皆以情勝長幼嫡庶幾許參差我之用情

不齊則家人之心皆不服不服則不能齊矣我有父母見我之用情不齊則心懷歉歉俯之不能齊于家人仰之亦不能齊于父母故總曰齊　英明難久○累盛之族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雛巧自喜之人衆譽歸之衰象萌矣　至昏不待欺○僕之欺其主者為不善必蔽不令知猶畏其覺而得罪也主之昏未極也至昏者以景惡為賢以所行之最狂悖者為是事：令其主知之奉命而行使蒙禍者無從控明受其中傷者無從摘發則主之權皆為僕所用至於惡盈怨極不與僕同敗不止

也此與受僕欺而不令知者更相萬覆家喪邦均此也

七出難行○天下無無敝之法聖人創制亦無無敝之禮如婦人七出內一條為無子夫出必文其名令可再嫁也以無子出則天下誰復肯娶此婦乎況婚姻古人所最重觀六禮之備臨之以祖宗命之以父母進門時何等不輕出門時豈得太易必須性行不良乃可捐棄若命苦福薄正宜矜憐無子乃婦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妾生子有何拘礙而必逐之為快宴爾新婚以我禦窮此蓍菲荼蓼之哀吟聖人所以見錄于國風者乎古

時七出禮行則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狗慾棄妻之事
近代七出禮不行則妬忌悍戾之女子亦有絶人宗嗣
衰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敝男子貞智者猶有法以通
其窮古時之敝婦人泣血摧心而無可柰何也矣擇害
莫若輕寧從今　財字不難覷破○財者人生所用耳
無緣着愛於心愚人因其有用遂愛而藏之因愛之遂
藏而弗用然則藏之何為愚之愚之當亦自笑豈果照
妖之鏡斬邪之劍起死之丹有利於身者耶知此則貧
何必貪富何必吝　財字又難覷破○財所以為用不

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財不破者既欲
藏之朽蠹而看破者又僅自奢其身一關及物仍復靳
惜以此為看破其蠱溺彌深矣　慳儉○慳與儉慷慨
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慳是嗇於施與儉是
薄於奉身奢是厚於奉身慷是喜於及物世人認慳為
儉認奢為慷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餘具自奉
至薄然膏腴千畝以贍通族慷慨無以加東坡切百文
為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金臨化焚券真儉之
人決然不慳蓋已身既不肯過享多留何用即為子孫

計使之不貪足矣何苦貽以揜智益過之資古来大英
哲厚自奉養者惟郭汾陽當時或別有深意次則謝安
石風流為宗宴賞餚饌動費百金雖功德隆盛不妨有
此畢竟亦豪邁之過設令當年將此餘貲周恤隣黨東
山韻致豈不尤高　澹泊醇麗是盛○家世澹素繁華
者出焉敗也世用繁華得澹素者盛也苛察之家生醇
龐之子昌也其反是替也濃澹性成不繇物力石崇王
愷業不豐隆不移其侈孔明桑田復令十倍澹泊自若
子孫慕效恒必繇之其于醇澆昌替也亦然惟張湯生
安世則不可得而問也為父不可為湯為子不可不為
安世　率真○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
為學方有眞實得力處公孫弘布被曰詐司馬丞相布
被曰儉聖人疏水曲肱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細有時
亦止一味率真也俗子奢麗既不足齒而儉朴恬淡又
生出種種病來或飲食服御一切從儉而作家黷貨如
饕餮對人則滿口清風律身則滿懷汚垢此是機巧人
豈是儉朴人或雖不妄取而家之所有深藏若鍵令果
恬淡視已物亦應稍輕矣何必愛惜乃爾此是吝嗇人

豈是恬淡人恬淡與道合儉朴與道近吝嗇與道畔機巧則道之賊也機巧以生為幸免機巧以死為游魂可不懼哉奢麗君子所深惡也以奢麗為率真固不可貪夫粧道氣吝夫享道名亦安能使奢麗者革心而易行乎雖使終年閒靜長做工夫畢竟做在甚處安親不可避嫌○親生求悅其志雖竭力不為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至情自不能已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俱隨處學問貶濟不必慮富名○或曰慷慨捐濟富名歸之得無累乎曰晏平仲浣衣濯冠通國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文正俸禄千萬大賑貧窮臨歿無以殮畧慷慨則不富愈慷慨則愈貧義不聚財自然之勢觀人性行便可信其囊橐矣豈有竭力弘施而人反疑其富者乎且害人則不顧人怨救人則畏人疑亦顛倒之甚也人爵之士本無拘束誼當倡蠲天爵之民曉此機關理宜嚮應鄉邦利弊考

內杜○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即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於靡費莫非貧相凡近於驕蹇莫非賤相不於其身亦于

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于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

長矣方伎偶及

高科能文為不幸○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捐年然居官清慈居鄉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蚤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鶩管一意躬修與經濟實事神有專用則早發可以養身苟存茲意何意登科若頓侈志得損人自肥流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暗夭如斯者不如終老咕嗶猶可不益其

惡也雖令中晚登科亦為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其年蓋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俎喪識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以前則不憂既發以後伊川先生又云高才能文章不幸也益知其為眉山發矣然眉山自信道不篤耳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孟子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絶世高才專力於文自喜有餘專力於道自見不足才如顏淵亦至高矣既

竭以後猶然末由龍門眉山則真覺綽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事大文之事小也天幸而與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迨其聰慧牧其才華日為復性之事將覺皇皇不給及其有得舒而為文廣不貿天賦高才之意程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為不幸而善用之耳訓兒俗說○童子先入之言為主予親驗三事十餘歲時見了凡先生訓兒俗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完勿攙前插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且兩聲雜亂使聽者亦不分明又一條云凡食肉菜等物從面夾取勿用筯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為可厭又一條云凡涕唾須於僻遠處弁行則唾水中餘條尚多偶於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不敢犯又中一條云髮必自櫛若使人櫛是兒童時便習驕蹇懶惰之態也此一事則至今愧之　父兄之惑○身為婬邪見子挾妓無不掣然怒愛身之智不及愛子夫何故　治生通於學○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貧非盡賢○貧者多高富者多劣此其大凡也間有家業

日落未必賢產殖漸滋未必不肖如公子荆日增一日勤儉所致無損於品顧有品人自不至太富富則能散之若汰侈成性妄取過費入不供出墮盡祖宗之業彌彰其不肖耳豈得自附於灑落以不問家人產為高致耶　士品不論形迹○貧士不執一業無以為生即為工商賈何害言必信行必公操市井之事絶市井之心工商賈真士品矣若夫避市井之名則曰吾於其事未之親也而奇贏詭詐特甚欲避而卒不得避未嘗絶而妄言絶之斯士也則寃竟一工商賈而已矣而又加賤

焉　子弟何與人事○欲善天下自善其身始成就天下自成就其子弟始至情所發固有端焉謝康樂云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除是猶富貴人欲移四方之奇石嘉卉於園圃也坦坦大公文之以私顧與天然遠矣晉人但尚致語往往不關情至已上緒緒外書止

出言二十擬○惡莫大於言人之非擬用隱規所失俾令自悟擬用微心誠愛之顧效以忠告擬用巽彼以誠來問擬用直有喜問而不善聽者所問有不可答者擬用默不可答而不容不答擬用權耻躬不逮擬用訥便

便乎庸言擬用謹談道論德擬用確片言居要足以折
衷淆亂擬用約揚人之善德業相勸使聞者樂而不倦
擬用切時哉難與危言擬用孫侍於尊長擬用徐當人
盛氣之會擬用婉與人期信擬用義代人傳述擬用達
誓師諭衆擬用詳撫愚賤柔強梗擬用温脩辭詔來世
擬用誠養於未發自然戚中其節擬用無擬改過說
○矯枉過正古以為戒正則不可過也若夫病起養攝
當使形神過於平時少年多失之人悔而刻勵當使過
於常輩過乃得正耳色荒夙損覺須外處肥甘致疾覺
須茹素放利貿怨覺須焚券鑽核持籌覺須博施凌物
得罪覺須折節今悔過之後去其太甚僅比平人未足
為覺悟也故改過之勇千秋推周孝侯　大惡與過異
○天下有不可悔之惡三不可贖之罪三曰弒父與君
曰淫行瀆倫曰妄殺人或曰苟若是如絶自新之路何
曰方其為之固已絶於天矣彼自絶也非或絶之也是
故惡與過異可改者過也大惡何可改也大惡而可改
則劉總棄節慶使削髮遠竄足窒其弒父耶且令長平
坑後白起有悔心亦復何益人苟不犯此三條何過不

可跋故或盜賊而至名卿相或強戾而為大孝純忠柰何曰吾業見醜於人輒自棄以益人之疾遂以戮民終哉 已上功用門

飯僧解○乞食募緣本為忘相然是立法大滋奎礙人人不耕腹尚自餒誰施僧食人人不織體尚自寒誰捨僧衣其濫觴也貪婪之禿實情放利借名勸善方且為已造孽反云代人種福世間乞兒最蒙賤鄙何獨禿子乞哀自居本分愚氓見慣亦以為宜每見賊性慳吝者逐事皆慳作佛事偏慷慨天資刻薄者待人皆刻遇和尚肯周旋只是為彼所紿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盡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窮困同可憐憫豈緣害鬚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為大生廣生佛若作此分別豈非至愚極陋萬分無理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端而忍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疎之也又如慳夫刻子入會放生病類齋宣恩及蟲魚不慈同類推其受病況復殊根彼止不思顛倒輕重今乃算計者乎惟是利心深入膏盲若能逆推依然成

順心順是利事逆奚利習術門

自審所以喜○子弟榮進父兄有喜心理與欲與曰審其所以喜之故為將造福於世而喜是理也為家可肥權可崇而喜是欲也凡事莫不有善惡焉意在於勸善懲淫則鞭朴罵詈皆善也祈利於已身則齋戒沐浴皆惡也惡事有善心善事有惡心況喜子弟之榮進其事固未屬於善惡者乎大之為攝行相事之孔子小之為捧檄之奉高援其形迹何別常人君子自審其意而已矣人情門○俱隨時問學○幾亭止

說廿六

群書彙鈔

讀書鏡曰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勘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畧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藪蘇必不能為栗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且悉轉為下石衰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

其必敗　子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
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
變餘卉竟不能守花卉無絶怪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
取去記所云者秖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
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地
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
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
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
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
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
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
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虚堂起燕歡遊
轉眼驚心南圃東牕酸風掃盡芳塵髩貂飛入平原草
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
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裹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
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闌情秋水
人家斜照西林嘻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無園
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有園如李衛公平泉痴

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為院王維舍輞川為寺真可謂具身後眼者

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

言畢而卒表紹遣人招張綉綉欲許之賈翊于綉座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鬬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

乎二子不從卒為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禁此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

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遇於途則耻下車閱於墻則思角訟結異姓為弟兄迎讒夫為上客家衆操戈野鬼瞰室此非佛經

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弟
王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
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膦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
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
武帝見擒誣反以桝塞口而死宣和閒若山有盜臨刑
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頟如小兒時一吃母乳死且無
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
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簡遂有
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嵩宗以後妻殺孝已
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
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
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
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
心哉予觀今之繼娶多慘酷遺孤甚至亡人之家亦不
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畧云講再醮備繼室
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閱
家以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見為夫者眈

少婆入巧言纏愛狃情牢不可授妻計日行夫勢日削
寒熟饑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
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
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奢庸黜載則于飛對內殿連
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甚者殺夫首子
禍綿刀鋸寃著市朝祭祀絕門庭無怙且畏者曾無
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畧黑心者繼婦之名也
嘻危哉 讀書鏡止

長者言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
落駑雅兩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
子無才便是德 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長者言止
岩棲幽事曰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
通世事

規家日益曰書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
維鶉為鵲蓋婦以治內為職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
議者若干預外政凌駕夫子豈非晨鳴之牝鷄長舌之
鵲鵲乎家道亦從而不振矣慎之慎之 世人有慮子

第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誘其失德破家則拘束之嚴其出入絶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況拘束既久無所用心私下窓為不肖事與外遊何異不若出入程以時候遊接皆是端人其事之不肖者耳聞目見自能識破或知愧而不為即漫為之亦不至樸野蠢鄙全為小人所搖蕩矣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始女家則曰男富始男家則曰女美近日尤甚始女家則曰彼不責備始男家則曰彼有厚遺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夫婦反目至于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至于為婚姻爭告者蓋緣議婚之始不立婚書止憑媒言或小禮為定亦是一大不美事婚姻之家宜謹始可也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必哀身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棺椁衣衾而舉之陳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宗廟以享之春

秋祭祀以時思之如此則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孝子之事終矣君子之于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册不可悉載　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僥倖地至終身不葬焉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福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不加脩爲而顓謀人之故昔人有詩曰風水先生慣脫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化之權豈理也哉

中定有王侯地何不搜尋葬乃翁　規家日盜北
教家類纂曰裴晉公訓子語有云死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絶然其間能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黄山谷亦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出群者便當名世故周公謹兼取其義匾其堂曰書種　宋應俊曰尚書楊珍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公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光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王

侍講達曰貴族大姓為富不仁福已盈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為其所及者類纂止

厚生訓纂曰欲去病須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須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人家不可一日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厚生固人子之情衣衾棺椁已覺無益況藏奇玩金寶於其中耶鮮有不為人所竊掘者矣古今前車可鑒者甚多故曰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可味可味訓纂止

者躬長語曰為人父兄者一有貪鄙之謀是誨子弟為盜也為人夫主者一有褻狎之態是誨婢妾為姦也正家之道當痛絕雜閑女流不可聽其私相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向且巧為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閒隣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為賊之導或為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明微君子宜有以待之矣人之處家也言不足以示信行不足以樹準使妻孥無所憚而馴至於有犯焉宜閑齋自訟可也顧乃震怒而欲懾服

之不啻過矣 長語止

保合編曰博與奕乃貪心殺心痴心嗔心之變理也於事雖小害道則大人家不肖子孫墮其窟窖至於敗蕩家業喪失身命者要皆一念貪痴之心有以溺之耳少年人尤宜警戒 黃白之說固有是事乃大福德人恩神欲資其了道故以畀之亦非資其富貴也世之碌碌者妄意希冀信丹客虛誑而迷戀不已然不知非求之所可得也況得之未必能享耶借使有之彼丹客者豈不自珍秘而肯輕以與人耶其不可信明矣故俞玉吾

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衫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些養自身又濟人魯訓導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吾見世之惑此而敗家喪業者不少矣噫 保合編止

小窓清紀曰讀書須求良友參訂互考大助性靈讐登山臨水必須結伴與之朝風弄月則得眺覽之趣又如禪門闡教必須對參與之更端發難則得宗風之趣但求同方合志之徒壎篪和響蘭芷含芳此是三界九逛之閒第一極樂藝彼羣居終日妙舞酣歌如開市狂人

此復何益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奇禍教家要畧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盡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可不戒哉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君子以為名言　要畧止

衛門錄曰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弄術數是殺子孫的毒藥　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為最若戒是二者自能尋向上去餘皆不待戒矣　衛門錄止

醒世錄曰娶婦不求良配而攷豪門之婦孀必傲其公

姑嫁女不擇賢配而貪資室之郎勢必矜其妍婬本以求榮反以招辱

醒世良言曰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富貴則賤詩此所以多衰門也

景行錄曰觀寢興之早晚可以識人家之替興

自警編曰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精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求子秘訣曰小兒每每有掄捉蠅蚋蝘蠑之類或投之蟻聚或擲之蛛網孩幼無知以資戲樂父母喜而不禁乃至傷害種種微細虫豸難以盡言皆天命因不可不戒

餘冬序錄曰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

今姑就勤與囿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爲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苦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爲天下之物甘者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易處苦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氷齧蘗絶嗜欲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莅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龍舒子曰殺生以資口腹婬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婬慾多是二者更相造罪也

鶴峯雜著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況父既歿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

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乎父歿而名可更亦猶身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為疎於禮者告邪

省心銓要曰日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人廈耿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

太玄堂録曰語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為甚余亦以為好色之禍固大而闕為尤甚蓋婬娼賤妓塗抹腊粉倚門獻笑無非陷人鉤餌一入其中雖甚黠慧亦將膠黏漆澱而不自知迨其家貲漸耗囊橐漸傾而此身之棲止漸不能容則疇昔分梳破鏡剪髮然肌者竟成陌路甚至染惡瘡耽弱疾使其身為無禮無義之人而人皆輕賤之者却由此一念之差耳故色荒之訓書有之冶容之戒易有之而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者詩有之少牟子弟亟宜猛省

農田餘話曰真文忠德秀云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

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
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
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
可缺乎

拯壯錄曰趙飛燕譒班婕妤好咒詛於成帝婕妤曰鬼
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
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
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
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祝矣

昨非庵日纂曰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
師閻立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
青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隨
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
子孫勿學此法

曰纂二集曰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
諸弟遂求分異彤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將以
整齊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
謝罪復敦雍睦　又曰骨肉向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

不可解者止緣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日宜深思之

三集曰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事事苛刻討便宜凡損人利已之事靡所不為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宋賢事彙曰呂源明希哲正獻公著子也以蔭入官正獻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公猶滯筦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正獻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殆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毋中國夫人聞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時見錄曰謝瞻見其弟晦勢傾朝野乃言於宋公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後晦果以謀反伏誅顏延之見其子竣貴重驕傲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後竣卒以怨謗賜死二公之於子弟可謂知之真見之早矣而卒末如之何者勢不行也此晦之所以終有愧於其父歟

嘉言便録曰有一士夫性泥風水博訪數千里外有精
青烏之術者力致之使覓一佳地以塋其父動土之日
術者夢一神人責之曰是人將有天譴而汝敢為彼得
佳地汝不中止吾殺汝矣術者驚寤遂託言家有急事
辭而別因私訪其鄉人曰某平生素行如何皆曰里中
之謹愿人也又復訪之則又告曰是人亦無横但聞彼
官某處止為某一事故其家遂富術者心嘆曰豈鄉里
之譽固不足以贖此罪乎然終畏前夢而去去十餘年
復來急詢其家則家已無有矣里人語之曰伯汝為彼
得地之後汝幸而別去其子隨與土氓爭此地誤殿一
人死子論重辟家財費盡某亦復以憂死今其居屬之
他姓矣嗟乎心田一塹縱得牛眠馬嘶之地反速降殃
召禍之階耳人乃舍心地而談風水乎

感應編曰大觀中劍州羅肇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每
以前程事默祝一夕夢曰子有罪宜即還鄉肇曰肇平
生無過顧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塋
爾肇曰家有兄弟罪獨歸肇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為儒
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肇既寤悔恨束裝亟

歸同舍者訝之鞏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於墜
師之說惟欲預圖後蔭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塟其親
者尚其以羅鞏為鑒哉

青箱雜記曰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
也作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寡營四
也不嗜殺五也為善不求人知六也耐忍七也不厭人
乞假八也喜人規切九也常自知非十也聞事不驚張
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無作好作惡十三也不
談亂十四也夜卧不便睡着馬上不回顧十五也不談

閑閙事十六也作事周匝有終始十七也不忘人恩十
八也揚善掩惡十九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也不
助強欺弱二十一也不忘故舊二十二也能損己為利
人事二十三也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也能惜福二
十五也受享知慚愧二十六也語言有序二十七也當
人語次不搶奪二十八也不嫌惡衣食二十九也不面
訐人三十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一也不念舊惡三十
二也常思退步讓人三十三也盡心為人謀三十四也
受謗不急自解三十五也精信因果三十六也全者福

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
自己相
道廣集曰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
一也子孫知稼穡二也斗枰平準三也每聞紡織讀書
聲四也少興造五也六婆不入門六也不畜優僕七也
和睦隣族八也門多士君子九也早完官稅十也庭除
灑掃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重師傅十三也宴客
有節十四也無長夜飲十五也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也
不狼籍用物十七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也居喪循
禮十九也交易分明二十也祭祀必恭敬二十一也早
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也
閽人謙婢二十四也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也不喜鬬
訟二十六也不信禱賽二十七也不聞婦人聲二十八
也不聚坐談謔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寢興
以時三十一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也童稚能供應
對三十三也無博奕戲詈三十四也舟車什物能借人
三十五也婢僕不擬鬬是非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
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脩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

真訣也

韻語附

南梁

沈休文 約 冠子箴

敬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劉彭城 孝綽 與弟虞一章

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勗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懷悽良宴終朝蔬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北齊

魏伯起 收 枕中篇

伯起因子侄年少為著枕中篇誡之其詞曰吾曾覽管子書云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蔵稱固亦趍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踵而不驚九阪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

宵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
述蓋乘之而靡恤嗚呼處天壤之間勞生死之地攻之
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
至於是乎驕奢作危亡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舒
也濟世成務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棣蘭律呂諂諛
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慫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
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恢然遠於
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
寒包嵎壑而未足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欣戚更來

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沈徙獄詎非足力不疆速
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
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審道而行
量路而止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
壑不待價於城市有一於斯鬱為羽儀格居展事知無
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
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授烈
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燕或蹲乃喪其貞
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墻有伏

寇言不可或失罷執疆梁人因廷徑幽奪其魂明天其
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鳴為已信私玉非身寶過緇
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
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
昔邊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
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月
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如枝望暮而萎益不欲多利不
欲大惟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
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

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容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
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
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
齋傳之左右

唐

白香山 居易 平婚詩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聲
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

富女家金鏤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毋兄未
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
錢衣上無真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躇主人會良媒
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
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
意如何

又悲哉行

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粱肌手
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
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傳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逵
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無一知山苗與澗
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柰何非獨君傷悲

李公垂紳憫農二章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聶坦之夷中詠田家二章

父耕原上田子斷山下荒六月禾未收官家已脩倉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

頎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宋

范平章質曉從子杲

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吾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忽然恣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翫戲所以古人疾邊豅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

才不充戚〻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舜之唯恐墜爾曹當
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〻位難久
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
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〻澗畔松鬱
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諸郎躁進
徒為耳

黃文節庭堅誡子弟

吉洎筆墨如澡身浴德楷栻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
墨曠子弟職書凡書研自黔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〻

又云弟子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

明

張簡肅悅有感作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
軒傲閭里僕〻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
有時歇禍来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彭東崖童訓十章

書生站立要端然兩脚齊收似並蓮莫一脚前一脚後
將身跛倚向人前右訓立坐時又手肅容儀端拱安然似

塑泥莫把一身偏左右謾將兩手弄東西橫肱並坐殊非禮獨處閒居亦整衣熟記魯論朱子註坐如尸也是吾師右訓坐行時無事莫匆匆休與顛狂柳絮同怕有嵔嵔須穩重恐遭傾跌失儀容但遇親隣深作揖若逢尊長後相從凡人皆可為堯舜只在徐行舉步中右訓行說話從今切勿輕ㇾ言動輒取人嗔尊長問時從實對友朋相與見情真打謊哄人輕薄子至誠應物聖賢人慎毋妄語溫公葦分付兒曹要景行右訓言飲食隨時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隨尊長毋先舉便是同行務遜酬魚肉吃殘須勿反飯湯流啜慈謹羞遺羨讓果垂青史飲食之人乃下流右訓飲食父母深恩等昊天兒當孝順報生全早晨先起問安否晚夕還來看坐眠懷果便知恩顧養望雲心每在親邊有時打罵并嗔怒只是和顏與笑言右訓事親師教深恩並父親尊師重道始能成百工技藝猶知本莫作忘恩負義人右訓事師兄友弟今弟敬兄天然倫序自分明席間務讓兄居左路上應該弟後行酒食須先供長者貨財切勿起爭心諍誨汝無他意原是同胞共乳人右訓事兄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為弟長

為哥同行共席須謙讓立志存心互切摩終日聲居談
道義青春可惜莫蹉跎休論富貴與貧賤同氣相求受
益多 右訓 處友讀書端的要專心義理求明辨字音諷誦務
宜多遍數晨昏須是細推尋聖賢經傳同天地善行嘉
言無古今誠向此中求受用一生勝積萬贏金 右訓 讀書

錫山秦 坊表行輯

同邑趙玄祉自天丁明偉子磊衆訂

閨範

魯 鄒

季敬姜 母師

晉 齊

叔姬 孟母

魏 田稷母

衛 王孫氏母

楚

孟陽氏　宗室二順　子文母

漢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陳嬰母

雋曼卿母　嚴延年母　戴氏女

桓少君　曹大家　義桓

范孟博母　陸智初母　珠崖令繼室

吳

孟司空母　鍾氏郝氏　羊忝軍母

皇甫母　陶士行母

南宋　秦一　北魏

何母　韋太常母　羊氏

隋

房景伯母　鄭善果母　陸刺史母

唐

太宗長孫后　憲宗郭后　岐陽公主

王懿公母　王侍御母　崔中書令母

李少保母　李御史母　柳節度母

劉節鎮母　李氏姊婢　趙侍御母

崔夫人
後唐
莊宗母
荊信二公主
蘇學士母
畢文簡母
呂榮公夫人
歐陽文忠母
劉母鄒母
宋
仁宗曹后
曹節使母
張氏二難
寇忠敏母
中國夫人
張學士母
張魏公母
英宗高后
种明逸母
陳節度母
張待制夫人
尹和靖母
閨目二
楊東山母
元
拜住母
陳節婦
黃安人
李淞人
熊貢士母
陳思禮母
劉仲安妻
吳母
唐監察母
魏夫人
吳孺人
鄭夫人
朱孺人
董孝婦
周節婦
王商人妻
姚御史母
劉太僕夫人
李宜人
胡恭人
江萊甫母
徐貞婦
楊孝婦
明
范家集畧

徐節婦　吳氏二母　黃別駕母
吳貫之妻　傅節婦　章恭毅母
方澠人　俞暉妻　姚揩揮妻
樂景文妻　包侍御母 明止　楊元珍母
王氏　歐陽氏　蘇少婵
鄒英 已上代 女 未詳　曹大家女誡　蔡中郎女訓　柳仲塗述訓誡
文皇后女訓序　沈文端約言
婿華庭樾宗木校

六十四彖取女者五咸也家人也姤之漸與歸妹也莫利于女貞莫不利于女壯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家人所繇利也二之者誰乎故曰家人有嚴君焉近世士大夫奉巾帼之言為畫一孩稚稍見頭角輒移其奉巾帼者以奉乳臭嗚呼三綱絕其二矣此表行先生重太息于華胄蠢犢德門牝鷄也六範終于閨範林風閨秀炳乎烺乎何至于今寥乎寂乎寐乎金柅羸豕垂戒明矣強如漢盛如唐呂雉武曌一女子

便欲攘而有之女壯之禍若此何況士庶六範僅以
閑家乎萬世有天下之龜鑑也

魯

季敬姜

敬姜者魯大夫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
母也慱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志文伯出學而還敬
姜側目眄之見其友上堂而從後降階而却行奉劍而
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

冷溪成梁識

昔者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
成霸業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
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今子年少位卑而
所與遊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謝罪乃擇
嚴師賢友而事之文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
歜音出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為不能事主
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故長
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

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
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脩其職業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屢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
敢怠耶文伯卒敬姜戒其妻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
好外士死之今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
毋瘠面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
行是昭吾子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
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敬姜嘗如季氏康子與
之言朝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再拜曰肥也
不得聞命無乃罪耶敬姜曰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內朝
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
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官職而朝
闈門而與之言不踰閾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
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家幼稚歲事不理吾往
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

家雖踰正禮頎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
守家吾夕而反及其反也天陰先期至止於閭外俟夕
乃入魯大夫閒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
畢閒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
逸樂醉飽情所有也妾不過早不敢遽入故止閭外大
夫言於穆公賜號母邻

孟母

孟母仉音掌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
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為賈人衒賣事母曰此
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
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
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
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柰何廢之孟
子懼旦夕勤學既娶入私室其婦袒孟子不悅婦辭母
請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妾竊惰在室而夫
子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不客宿請歸父母母
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

上堂聲必揚所以誡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
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
子處齋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齋欲去而母老
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窶酒漿養舅姑縫衣
裳而已有閨內之脩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
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
吾禮何以憂為

晉

叔姬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
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
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飾貶與鮒姬曰不
可貶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
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
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貶叔魚名鮒

齊

田稷母

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祿未嘗若是之多也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已不為苟得竭情盡寔不為詐行非義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子起之大賞其母而舍子稷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

王孫氏母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齒亂國殺王欲與吾誅之者右袒市人從者數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

魏

孟陽氏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繇妻孟陽氏生子三前子不孝

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之子猶不孝一日前子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汝何救焉繼母曰阿父為其孤也使妾為繼之母如母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為孝子

衛

宗室二順

衛宗室靈王薨夫人無子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矣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當斥得留以盡天年幸矣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媿之願出居以時相見傅妾泣曰妾聞忠臣事君孝子事親惟惠無日妾豈敢以小貴變節哉惟夫人無相棄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之如禮何固求居外傅妾謂其子曰吾聞謹上下之儀脩先古之道謂之順今夫人居外我居內是彰我之不容而逆閨門之禮也處逆而生寧以順死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懼乃止傅妾以妾事夫人終身不衰

楚

子反毋

子反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毋毋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毋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匄賤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嚮而卒戰自五也有獻士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豢悖至此邪

後漢

明德馬后

郭封外戚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為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邊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擾地談論一朝

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
弍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
之法有毛髮之辜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
之不立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
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
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為外親見之
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止見
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絶其歲用
冀以默愧其心而猶驁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
況親屬乎帝省詔悲嘆慮衛尉牟尊有病不可稽留復
請后又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獲謙之名
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
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
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禄
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
上奉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
蒙御府餘貲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
勿有疑也失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

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奉ㇾ
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
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奚孫不能復關政矣
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
勞悴過於所生寢疾不信巫醫勅絶禱祀年四十餘卒

和熹鄧后

教鄧氏子弟詔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寔以
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亟經衰缺不有
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禄之家温衣
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學術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
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夏之
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
能東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
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陳嬰母

陳嬰為東陽令得民秦二世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
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爾家婦聞爾先人不甚貴今

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匿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論功封唐邑侯

傷曼卿母

傷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萬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嚴延年母

嚴母從東海来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〻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傳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戴氏女

戴叔鸞良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遯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疎裳布被竹筒未展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桓少君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從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以賤妾侍巾櫛既承奉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

曹大家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閤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

融善之令妻子習烏昭卒年七十餘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

義桓

劉長卿妻桓鬱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故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景行義桓邑有祀

范孟博母

范滂就捕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今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陸智初母

吳人陸績字智初楚王英事覺逮繫詣洛陽就考績母往候之時獄事持急不得通母但作食付門卒食績之雖見考苦毒而詞氣慷慨不易容獨對食凄然悲泣使者怪問故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大怒謂門卒

傳通消息召將案之續曰非也因食餉羹知出自母續曰母戳肉未嘗不方斷葱必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問諸謁舍果得續母陰奇之為上狀續得釋

珠崖令繼室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十三歲相携扶櫬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皆不知也至海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為寔然憐之因謂吏曰頑且待幸勿劾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無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吳

孟司空母

孟仁從南陽李肅學母送之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廡得與氣類相接也仁後為驃騎朱掾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母曰士但當自勉貧何足泣掾知之除為塩池司馬仁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晉

鍾氏郝氏

汝南王湛既婚郝氏而司徒渾婦鍾乃太傅曾孫婷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凌郝亦不以賤下鍾

羊叔姬軍母

羊舒妻辛氏字憲英初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夫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伐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母貽父母憂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全歸祜嘗餉錦被憲英惡其華

為反而覆之

皇甫士安叔母

士安名謐年二十不學或以為癡其叔母任氏深泣道之謐感激遂博綜群籍手自撰著自號玄晏先生前後徵辟十數皆不就

陶士行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

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乃撤所卧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剪髮賣與隣人供設饌逵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南宋

何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櫩窺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秦

韋太常母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之後適韋生逞夫卒逞幼宋氏教之學逞遂成名仕秦符堅為太常

北魏

羊氏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脩整一門女不再醮嘗於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肅宗戒行時

尚書畢義雲有帷簿之羞猶盛誇門閥烈徐應曰吾家無他長惟男清女貞可以相冠羞不愧漢河南尹晉太傅耳雲為之默然

隋

房景伯母

母崔氏博覽書傳有高識景伯為清河太守有訟子不孝者景伯傷之以白母母曰此小人未知禮教耳試呼其母子来吾有以教之景伯為呼入崔處其母於榻與共食令景伯如常行溫清禮而立其子堦下使熟視未

及數日子悔罪求歸崔曰未也特面慙耳更需之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亦淫泣然後聽歸竟以孝聞

鄭善果母

母崔氏年十三適鄭誠生善果誠以討尉迥戰死母二十餘寡凜節操識大體善果為景州刺史每出廳事母恒於簾後察之一日聞其妄瞋母即退蒙被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不敢起母乃起誥之曰吾非怒汝恨愧汝家耳汝父在官清恪以身殉國吾寡婦有慈無威汝自童子便襲爵土位方伯豈汝身致之安得不念及此而妄瞋怒內墮家風外虧國法吾死何以見汝先人善果乃頓首受命　母恒自紡績夜分始寐善果進曰兒幸封侯位居三品秩俸啐足何自苦母歎息謂曰汝年已長吾謂汝知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夫此秩俸乃天子所以報爾先人之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為先君廣惠素何以妻子摠之且絲枲織婦人本務自王公以下為之婦者必各有所業若其墮業即為驕逸吾縱不知禮可自貶名乎善果頓首曰謹受教

陸剌史母

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
坐贓當死將就刑馮氏逢頓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流涕
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
然為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
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
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
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唐

太宗長孫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即止大漸與帝訣時房玄齡小譴
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
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禄易以取禍無屬椷柄以外戚奉
朝請足矣后嘗採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

憲宗郭后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
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
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柰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
聰屢卿等各宜慎擇耆舊違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

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
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狥此請當率子弟納官
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
兄　后歷敬宗文宗武宗喜畋游角武藝五坊小
兒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
天子后曰審覽諫臣章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
相毋拒直言毋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
再拜還索閱諫章往往道游畋事自是畋幸稍稀小兒
輩不敢復橫

岐陽公主

杜宗尚岐陽公主有賢行杜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畢
委怡順一同家人禮二十餘年未嘗亹髮指為驕貴始
至杜時以上所賜奴婢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
賤可制者自後閨門寂然不聞人聲

王懿公母

王珪少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
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母大驚餙具酒食

王侍御母

李義甫專横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崔中令母

母盧氏有貞操嘗戒子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李少保母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冬雨宅後古墻頹陋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盖以先君餘慶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　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

憤欲為變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
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
人矣命左右褫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至久乃
釋軍中遂定　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弟景温景莊皆舉進士母訓之曰士不勤而禄則災及
其身

李御史母

李畬母不知何氏有卓識畬為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
之三斛而羸問於吏曰御史来不槩也又問車傭有幾
曰御史傭不償也母怒敕歸其羸米償其傭因切責畬
畬乃劾倉官自言狀於是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柳節度母

柳仲郢母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即公綽夫人家法嚴肅
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
齒嘗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祗乘
什犍子二青衣步屧以隨嘗命粉苦參黄連熊膽和為
丸賜諸子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劉節鎮母

劉玄佐貴為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玄
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
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悚今
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
務稍躯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李氏妣婢

李光進弟光顏光顏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見亡
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妣光進命返之曰婢隸事姑且
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趙倚御母

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
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
博通經史

崔夫人

崔祐甫卒後妻王氏賜朱泚賊中泚與祐甫先同列恒
遺以繒帛菽粟王受而悉緘之帝還京具以獻封識宛
然士林益重其家法

後唐

莊宗母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嘗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册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性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從先君於地下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居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病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踰月亦崩

宋

仁宗曹后

英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神宗立尊后為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候矚舊制外家子毋入謁者后春秋高弟侑年亦老帝數請令侑

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為請因偕俱同詣后閤少焉帝起欲令俟得獨侍語后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

英宗高后

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持一紙扇率臺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問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為百姓賀也

荆信二公主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密以縑衣寶帶器幣助為壽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名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稟外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曹節使母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种明逸母

种放淳化中詔徵其母憲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藴學士母

藴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張氏二難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仲義妻徐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為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

不問孰為已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已母也家畜一
猫一犬猫為人所竊犬恥猫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
太平閒表其門為二難

寇忠敏母

公名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鷹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
怒舉柈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
每視其瘡痕輒哭。

畢文簡母

母視氏雲中畢士安繼母也謂士安曰學不求良師友
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
游遂為鄭人

申國夫人

呂榮公希哲母封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
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
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
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
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
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

於人。

張待制夫人

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榮公夫人

夫人張氏字仙源嘗言與待講即希哲為夫婦相處六十

年未嘗有面赤自少至老雖祗席之上未嘗戲笑榮公處身如此而每嘆范名鎮內翰以為不可及

張學士母

母宋氏樞密學士張奎母也奎弟省母親教二子讀書客至輒於窓間聽之客與二子論文學政事則喜為設殽饌或閒話戲謔則不設

陳節度母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為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

以兒善射莫不嘆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訓我因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歐陽文忠母

鄭夫人歐陽脩之母也為贈崇國公妻崇國舉進士再任推官卒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以供脩力學授之書嘗大雪夜撥寒灰畫字以教居恒泣告脩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

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遇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為恨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然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視刑書屢嘆曰吾求其生而不得為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傍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教子弟率由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

蘇文忠母

蘇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子瞻時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

許之乎。母曰爾能為謗吾顧不能為謗母耶

二程母

伊川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嘗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箠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前扶抱夫人呵責曰

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潔美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僮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

劉母鄒母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為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悶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

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目為殺上虎　鄒浩初除諫官恐貽親憂固辭毋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公論吾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毋不易志

張魏公母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始決

尹和靖母

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

楊東山母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迺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

言必不能如我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
緝以為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
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
果疾作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予佈止於銀
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
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
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
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
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共門升其堂目之
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瀝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吳母

吳庠妻謝氏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母屏閒
竊聽之怒笞賀一百或謂減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母
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而
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唐監察母

唐璘事理宗初擢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惶駭趨避不
肯詣闕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璘曰此官須為朝

廷爭是非一或拂上意忤權貴恐為大人累何得無憂
母曰兒第盡言求不負天子吾有而兄在勿憂也璘拜
謝乃入受職首疏論事即斥宰相時比之唐介

元

拜住母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節操懍然家教甚肅初拜住
為太常年裁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閱群戲母
厲聲呵曰官事不治乃閱戲耶拜住為引咎一日入侍
宴英宗強飲之數卮既歸母戒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
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原廟歸侍母母問曰
真定府官待汝若何對曰甚恭母曰彼以天子威靈及
汝先世勳德故非為汝也時謂拜住之賢得之母教云

姚御史母

姚天福嘗拜御史其母戒之曰汝既為言官嘗輦肝胆
報主知勿以未亡人為念倘俾吾追蹤陵母雖死日猶
生年也時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言路有犯無隱異
時即獲譴幸不為老親累帝聞歎曰巴兒思母子義烈
當於古人中求之巴兒思華言不畏強禦猶虎也

魏夫人

夫人武昌宋氏祭酒觀之母也七歲能讀曲禮内則歸魏雲瑞雲瑞客齊安而卒遣其子往迎柩或曰柩渡江虞有變必焚骨歸夫人哭諭之曰是陋吾母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為灰燼耶而父善人也神必相之亟往母惮後夫人受里豪侮泣召三子誨之曰家不造若曹宜力學自立不然而父之世衰矣日夜勗諸子子學後俱有成

陳節婦

節婦吳氏學士繼之母也夫仕為濟南經歷卒遺子繼稍長夫人口授之孝經語孟詩集傳日講發其義年十二遣從師道遠則麦粉作餌納懷令饑則食之必毋歸暮歸課所業教三女皆夫亡秉志振風節採摭經傳著女範數十條授子婦俾習為規世為廬江名門

劉太僕夫人

公名寧汶上人洪武中以監生任刑部主事剛毅廉明不受私謁夫人安氏方櫛髮有以瓜盛銀餽者安氏披

髮呼僕拘送于朝詔賜金幣勞之公官至太僕少卿

吳孺人

孺人駱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廷舉少孤及長督之學曰若不思早自策勵爾母將何歸耶廷舉秀而修臞啖肉不盡哉不御葷尤不樂戲奚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於人介取而多予他學子間以書遺廷舉輒怒斥還之

黃安人

安人者林尚書俊母也諸子幼或詈人則曰與村俗何異或疾走則曰何急事後生子得奇夢喜聞以語所知

母聞之曰驗未盖剌躁也

李宜人

宜人羅進士洪先母也洪先時多疾疢然嘗之學不少貸其訓諸子孫及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辭色

鄭夫人

夫人太保李公遂配也生一子即為太保納側室側室生子則抱育之至有成所生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母金釵為長孫納婦不許後出助妾子繼光婚或問之曰繼光無私財且孫一褵子即令祖金履采後復能若力

詩書哉主事稍營貲產毋不悅曰吾常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裒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私李氏耶聞者嘆服之

李淑人

淑人安陽崔侍郎銑毋也生侍郎時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奚之夫陞官延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扑之曰此通賄漸也為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官侍讀在告出飲歸詈婢於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酗詈為也後諸孫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一子尺帛而上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狥所求乎夫貪以成求求而遭阻尚懼而知恥求無弗遂則將何所不為也

胡恭人

恭人屠氏御史效才舉人效忠母也遇二子慈甚至夫課之學雖篤摯不為請曰愛其子固當如是比二子各立謂之曰勿以是自多但毋墮家聲可矣平居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諸婦女葛覃桃夭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至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一日有幻尼求見麾

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

朱孺人

孺人金谿吳侍郎悌之母也夫歲遊滇越悌幼孺人禮明師教之所與偕必良子弟朝夕出入容辭必慎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不廢後悌為縣令孺人率以儉素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

熊貢士母

母李氏生三子鳥渙晉諸子甫五歲母即自教之鳥渙治舉業讀書至鷄號母坐其側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

索其文閱之曰渙文浮鳥宜貢矣已而果然僞漢兵亂後遣使徵鳥者再母曰敗可立待也慎毋往元閫省守臣以書招之母曰往固順然運去恐不可回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鳥從事母曰可矣江表有真主可依其哲如此

江萊甫妻

妻葉氏歙人夫沒立夫兄之次子為後撫育盡心長訓以義方洪武初詔表其門

董孝婦

孝婦羅氏生四子訓以禮義忠厚有母道後生孫教相與合食母異爨令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國初台郡饑富人以麦貸貧者斗責穀二斗三升孝婦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人困取倍蓰之息乎必減息為一鄉率

陳思禮母

母石氏四明人生子甫七歲而夫沒風夜勵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册往從學不廢也遇少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為名儒惟汝一子吾忍死鞠汝欲爾繼父志也今柰何背之後思禮以孝謹聞

徐貞婦

貞婦鄭氏夫思誠為父卜葬而溺撫二子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已者交非顙者絶之後子謙察行義為瀧水丞當之官會覃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白金盤授之曰國恩厚居官宜氷蘗自守禄不給第出此用之慎毋黷貨為也

周節婦

節婦趙氏夫卒以保孤自矢求詩書夜焚松脂坐子旁

口授之諸子畏憚惴恐不敢舉目仰視及長遣從賢師友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為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

劉仲安妻

妻王氏生子溥八年而夫沒督溥學遣從賢師友游師友有益溥者殫簪珥款致之不以貧廢禮卒以有立

楊孝婦

孝婦方氏性儉勤知讀書嘗鬻田教子不少靳

王商人妻

妻湯氏武林人夫為商卒於外有一子曰驥湯氏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傅受春秋仕為御史

徐節婦

節婦汪氏生子德昇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為講說其大義長遣從名師遊暮歸課其業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荼至今日者為汝也若不成吾則刀索從而父已矣德昇感奮卒有立既有五孫誨之如德昇

吳氏二母

二母者永興吳筌母林及大母胡也夫亡一月生筌稍

長二母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知名

黃別駕母

母孫氏子文生甫一歲夫商南陽別娶後文成童母欲
教之學最其成力治生為文從師就學費學成入太學
及文通判兗州迎父歸

吳貫之妻

妻南海鍾氏遺腹生子愛之甚然不以姑惜子孫小有
過雖老大猶加鞭撻

傅節婦

節婦章氏進賢人夫沒後子既長擇師教之曰世業也
且少孤而不自力何與乎

章恭毅母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
死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
見即逝某氏為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即毅親教
讀書通四書然後遷就外傅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
綸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
曰吾平日教汝何為汝能諫死職雖為官婢無恨也綸

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後復官終養某氏嘗自為詩見志詩曰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方淑人

淑人張氏夫指揮戰死踰月而舉子恩長就外傅毋嘗之悲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厲望之意見稍嬉輒訶責曰兒不憶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後恩得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曰兒一旦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父儕輩也即少有瑕類指摘者競起矣已而恩擢叅將淑人激以報國顯親

俞暉妻

妻楊氏無錫人夫卒二子長者始五歲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傅夜歸篝燈火相對相其讀時稱說夫音容嗜好及其志行以勗二子使勿忘而二子皆成立

姚揩揮妻

妻朱氏滁人子永思夫卒課之學曰姚宗胄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墮先人孫應禎亦勗以有成壯襲祖職每俸

入必薦而後食誡子孫曰先人之汗馬猶農人之汗血也子孫坐啖懶有天殃況侵漁乎病與孫訣曰作人難汝行已莅官惟謙惟廉惟信惟慤惟恕始罔愆汝必念之

樂景文妻

妻歐陽氏泰和人夫卒踰六月生子葵年十二自外氏歸教之親師取友數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為勗而葵卒以立

包侍御母

包蒙泉名節弟子敬名孝俱為侍御母訓二子絶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某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為婭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言買婭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為涕泣求解必絶某不與通而後已

楊元珍母 已下未詳何代

泰嫗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爾尚如此

我亡何以率群弟元珍叩頭謝過次日仲珍白母請客
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為
名士泰嫗之教流於三世

王氏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
氏躬操勤苦如男子脩行家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
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歿時夫
之妹尚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己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歿
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

為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又為置田宅撫諸甥
如己出終無怨語

歐陽氏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
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
以其女分隣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
每倍厚焉女以為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
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諸凡讓
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已

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
愛吾女乎其問諸隣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
器用罄其始嫁裝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
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
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蘋少婢

蘋少婢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
日有爭言甚者閱墻操刃少婢始嫁姻族皆以為憂少
婢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
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婢曰吾有即以遺
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婢曰吾後進當勞
吾為之母家有果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
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婢少婢笑而不答少婢女
奴以妯娌之言来告者少婢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
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婢曰無遽恐驚
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
人矣柰何若大年為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鄒婦

鄒姨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荊氏繼母惡之飲食嘗不給姨私以己食繼之母苦役荊姨必與俱荊有過誤姨不令荊知先引為己罪母每扑荊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為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柰何令嫂氏父母日慼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姨乃曰願為嫂受笞嫂寔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為士人妻舅姑俱賢也皆敬重焉姨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床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姨曰吾卧於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荊悲悔不食姨不哭為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姨嘗病嫂為素食三年姨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訓女附

曹大家女誡七篇

班姬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常懼黜辱以增父母羞蓋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

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恥宗族間作女誡七章
顧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哉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齋告
爲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
事勤力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
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
君子徒知妾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
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
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

誇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
慎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猶
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
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
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
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
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
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
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

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行已有耻是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是謂婦容專紡績不好戲笑潔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要而不可缺者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勇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烏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滅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蔡中郎女訓

蔡邕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飾烏世人咸知飾面不知脩心面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不脩賢者謂之惡面醜猶

可心惡尚得謂之人乎故覽鏡拭面則思心當潔淨傳
脂則思心當檢點加粉則思心當明白澤髮則思心當
柔順用櫛則思心有條理立髻則思心當端正攝鬢則
思心當整肅

柳仲塗述訓誡

柳開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即上
手低面聽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
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
戾分門割戶患若賊仇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
人能不為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
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輒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文皇徐后內訓序

吾幼承父母閨訓誦詩讀書之暇職謹女事蒙先人積
善餘慶夙被妃庭之選事我孝慈高皇后朝兢夕惕恒
恐怠緩以悞朝廷更懼黜辱以累父母此鄙人之劬勞
恭奉夙夜匪懈者念何切也高皇后教諸子婦立法垂
訓昭然耳目今皇上三十餘年一遵先志以行政教吾
一思傳位中宮愧德弗似歉於率下無以佐皇上內治之

美即以違高后諄嚴之訓寔非鄙人之初意也竊觀史
傳賢婦貞母雖稱夙性亦由教成然古者教必有方男
子八歲而入小學女子十歲而聽姆教昔小學無傳朱
子慮焉由是多方博採編輯成書為小學之教者始有
所入獨女教未有全書此何異欲渡罔津成舟失斧也
乎蓋後漢有曹大家女誡為訓恒病其畧雖有所謂女
憲女則亦徒有其名耳俯觀今世女教盛行大要撮曲
禮内則之言與周召二南詩之小序傳記而為之者孰
如我高皇后教訓立言卓越往昔昭垂萬世吾耳熟而

心藏之乃於永樂二年冬僭述内庭著為女訓上以廣
高皇立法之深心下以成宮壺肅清之令範有如所謂
養德性者而必以脩身也夫身非脩其何以能克聖何
以能成人故莫切於謹言慎行推而至於勤勵警戒而
又次之以節儉其曰遷善曰改過皆人之所以獲福而
深慶久長者也之數者乃身之切要而所以取法者則
必守我高皇后之教也故繼之以崇聖訓遠而取法於
古故次之以景賢範上而至於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
祭祀又推而至於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睦親慈幼逮下而終之於待外

戚顧以言詞淺陋不足發揚深旨而其條目亦粗備矣
觀者於此不必泥於言而但取其意其於治內之道或
有稗萬一云

沈文瑞女訓約言

龍江主人序曰余往同東海馮宗伯及今海虞徐比部
相纂男訓二十一卷女訓二十卷以明章內外庶幾翔
寔矣顧猶念女子不識字即訓已詳乎其誰為人人講
解者是終有男訓無女訓也余用是乃復採方言俗語
可垂法戒者為女德二十四條女誡八十有四條總名
曰女訓約言附列其後以翼訓焉蓋訓舉其詳約引其
目每條一事事惟一語可不煩講解而喻也若男訓則
無用為此矣

女德

柔順端莊第一　孝敬和睦第二　勤儉整潔第三
性格柔順　舉止安詳　持身端正
梳粧典雅　低聲下氣　謹言寡笑
整潔祭祀　孝順公姑　敬事夫主
和睦妯娌　禮貌親戚　寬容婢妾

教道子女　體悉下人　潔治賓筵 已上第二

謹餝門戶　早起晚眠　少使倦用

學製衣服　學做飲食　打掃宅舍

收拾家伙　蠶桑紡織　孳生畜牲 已上第三

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攜帶的本家父母與閭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女誡

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不足觀故今女誡必先把持身事說在前面而正內諸事與持身有關者緊接上下蓋身正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衆理家事故家人次之家事又次之凡四段

以下持身

莫擧止輕狂　莫妖喬打扮

莫高聲大笑　莫耳軟舌長

莫搬弄是非 女人患在口舌言之獨詳　莫離間骨肉

莫煩言絮聒　莫巧言狐媚

莫耳邊妻嘶　莫背後唧噥

莫扯村說謊 俗謂說非禮之言為扯村　莫喜佞悅讒

莫逼墻竊聽
莫眼空意大
莫嫉人勝己
莫做效男粧
莫賣弄顏色
莫惡狠打人
莫無病稱病（有等女人本無病却稱病不離床蓐）
莫無憂而憂（有等女人但被人干碍着一些便眼淚汪汪不勝悽慘）
莫蓬頭垢面
莫偷眼邪視
莫口甜心苦
莫夸己笑人
莫做行男禮
莫炫燿服餚
莫惡口罵人
莫顯見褻朋
莫露出枕蓆
莫男婦同席
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筭卜
莫聽唱說書
莫隨會講經
莫齋僧飯道
莫脩寺建塔
莫打醮挂旛
莫山頂進香
莫廟宇燒香
莫招神下鬼
莫魘鎮害人
莫看春看燈
莫學彈學唱
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
莫来往三婆 師婆媒婆賣婆
莫内言傳外
莫倚門看街
莫忤逆不孝
莫唆挑夫主
莫侮慢夫主
莫溺愛兒女
莫口談夫過
莫妯娌不和
莫嫉妒婢妾
莫怠慢窮親
莫貪心無厭
莫隨有隨盡
莫輕剪羅段
莫好饒貴買
莫拋撒物件
莫干預外事

以下處家
莫伯叔爭勝
莫凌虐僕從
莫結怨鄰家
莫濫費折福
莫隨做隨毀
莫多宰鷄鵝
莫懶惰邋遢
莫日晏方起
莫私放錢債
莫埋怨家貧
莫偏向兒女
莫欺瞞夫主
莫鈐束夫主
莫醉酒失儀
莫攬家不賢
莫輕見外人
莫輕赴酒席

莫盜轉財物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莫陰厚毋家

小跋

自理學之風盛於吾邑海內咸知有實踐之學矣第震於其名而語焉弗詳則尊之也愈至去之也愈遠此表行先生範家集畧所繇作也冠之以身範終之以閨範男女不失其正而聖賢可學而至矣豈特天下運諸掌哉是一幅庸行圖寔歷代聖系譜也中材以下不可不讀是書即大賢以上尤不可不讀是書予無似荷先生謬引為同志命之參訂謹焚香莊誦綴名末簡以志向往云

範家集畧後序

秦子之為茲刻保世之書也且不徒世其家將括囊天下之有家者而保其世也斯其德業亦大且久矣編纂家倒史以徵事例經以宣義倒說以通曲雜之緒然不過驅役詞章更新聞見止耳未見有立心慈惠近自一身遐至萬族舉異腹之倫而示以同懷之教者克其心必使方隅無限之地無一敗羣圯族而後快然是其書可千百世永也秦子固蓄德靜深其居恒持論一以敦倫崇誼為主入其室無不義之實啓其笥無不正之卷

鄧尉寓公鄒其鑣識

每歎身無高位不能師表天下以約束世趨姑折節於
古今之良書以有裨心術之言分啖多士今是書出而
天下童心隨大人化矣有例史者事足立家之儀刑有
例經者言足憑家之訓迪有例說者博稽逖覽足動家
人之心智而發其笑號此心何心哉分部析條窮幽拉
奧如欲飼饑人而搜遺粒於太倉之隅不使其溫飽於
腹不止斯秦子之洪施也內屬身心外係風教上翼宗
伯之禮下補塾師之傳令世之歸為人者無貴無賤無
賢無愚纔通一字以上即知自少至老有掘澡操契而

左右其宜者祇祇畏畏圭璧有加誠保世之也秦子
初有志而憚於搜考予與自天趙子力贊之已自天赴
召脩文而予望城市邈如河漢能廣所未見以資秦子
旦夕經營者則漢臣小臣二子寔襄厥成予未敢掠也
刻成而秦子馳緘屬序予特揭其編纂之心為天下讀
是書者告焉

辛卯長至前一日社弟陳卿茂題於節霞山房